

日本透視

世界知識叢書
之十四

生活書店發行

世界知識叢書之十四

日本透視

英董 · 歐脫 · 萊女士著
譯 學 之

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

四十之書叢識知界世

視透的本日

角六幣國價實冊每
費寄加酌準外

著者

Freda Utley

譯者

董之學

發行者

生活書店
上海福州路
第三八四號

印刷者

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版初月四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(漢)版再月一十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
目次

第一章	日本的惆噓	一
第二章	原料與對外貿易	三
第三章	日本的工業	六
第四章	農業	九
第五章	農業不安	一七
第六章	勞動	一五
第七章	國民經濟	一八
第八章	專制主義	三三
第九章	社會革命	四九
第十章	戰爭試驗	六三

第一章 日本的恫嚇

日本正在向全世界大吹牛皮。其實她並沒有多大的實力。但除非從早把她的牛皮揭破，她的軍事侵略確實可以成功，而這種成功是能容易制止的。

日本自稱是東方的不列顛，但她生產的鐵，不及比利時的一半；煤炭的生產，最多祇能及英國的七分之一，消費僅及五分之一。她固然有大的海軍與商船隊，但所需要的煤油，都要從國外運入，國內僅生產小量的煤炭。她相信可以做世界的工場，至少要做亞非兩洲的工場，但除幾種特別工業如軍需造船紡織外，她的工業組織，在許多方面還帶着中世紀的發展，至多也只能相當於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。她是頭等帝國主義國家，可惜只生產少量的「資本商品」如鋼鐵機器，不夠本國的需要，那裏還能供給她的殖民地。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品是原料，是農民勞力做出來的生絲，生絲是半奢侈品，差不多

完全賣給她的主要敵人——美國。倘若不拿生絲賣給美國，取回現金，便不能替她的主要工業購買生棉。同時她的社會經濟機構就要歸於消滅，因為農民的多數，沒有養蠶作副業，便不能生存；因為日本商人從販絲賺來的利潤，是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。日本也在開闢新的工業領域，也在慢慢改變國民經濟的方向，以便不再依靠美國的生絲市場。假如現在不打破日本的紙老虎，她不久便可以奪得中國煤鐵的廣大來源，便可以生產大量的棉花，可以把滿洲發展成爲一個倉庫，成爲一個肉類奶業的來源。

日本人對國際勞工局的穆勒 (Maurette) 說：『倘使我們有了和平，那末在十年內，我們就可以成爲一個頭等工業國家。』日本人所謂和平，就是不要干涉他們向中國的勝利的進攻。日本的工商界，披上和平的外衣，希望英美不要干涉日本統治亞洲大陸的神聖使命。他們要想對東亞的弱小民族完成這一使命，以便替日本的工業建立一個偉大的原料基礎，同時又替她的製造業與商人創立一個偉大的獨占市場。

這本書的意思，不是要詳論日本人的罪惡與德行，也不是承認或指斥他們的侵略。

就重要方面講，日本和別的國家並沒有多大的分別。現在他們的統治者在遠東所做的，也就是英國兩百年前在印度所做的。帝國主義總是帝國主義，不管牠是黃色的或白色的。假仁假義，花言巧語，是日本壓迫高麗台灣滿洲中國最可惡的特點。從前天主教的西班牙與新教支配下的英國，當她們征服新世界與舊東方的時候，也表現同樣的特點。日本人自己宣佈的神聖使命，也是和十九世紀英國所說的「白人的負擔」同樣的。日本帝國主義，是一切帝國主義中最野蠻的、最壓迫的最破壞的。這是由於她的國民經濟有封建的特點，她的統治階級有中古標準，她的殖民地很接近。日本的經濟社會制度，是中世紀主義與現代獨占資本的混血體，因而使她對外國民族的統治成爲最壓迫的。論到剝削方法的殘刻，日本在高麗台灣滿洲的行爲，是和英國一兩百年前在印度的行爲同樣的，但比輪船電線鐵路機關鎗飛機發明以前是更深刻的，更滲透的，更有效能的。同時日本的殖民地距離很近，很容易把軍事力量的全部加到被壓迫的民族。日本不必接受溫和的勸導，不必要走上妥協的道路，因爲日本不像別的國家，感覺到單以武力

鎮壓幾千里外的殖民地的困難。

外國人的統治，免不了壓迫與殘酷，而且阻礙一切的經濟的發展，尤其是日本對殖民地的統治。原來日本帝國主義自己是落後的貧乏的、缺乏文化的。牠把自己的工人農民，看作和殖民地人民一樣。牠沒有掃除國內半封建的生產方法與思考方法。牠對殖民地的剝削，自然要採用更原始的方法：要以高率稅高利貸，甚至要以直接沒收生產品及強迫勞動，來把殖民地剝削乾淨。她綏靖與統治殖民地的方法，決不因爲國內民衆選舉出來的代表的異議，而加以些須的改變或文明化。

日本的殖民地，都由軍人統治着。日本本部，是統治於絕對君主專制與官僚政治。日本國會，不過是裝飾門面的東西，並且從沒有握着實權。也沒有任何自由派或勞動派或開明保守派的輿論，來限制殖民地軍人統治的過火。

資本輸出的國家，能夠改善殖民地農作的方法，而且多少改善了一些。因此增加出產的原料的數量，並能提高利潤。但是像日本這樣的國家，資本不足，不能使自己的農業

現代化，料想她不至在殖民地利用資本來作廣大的公共工程。

假如英美支配了中國的一部分，或者會要着手與辦灌溉及排水工程，或者修築道路，甚至創辦幾個學校或醫院，或者做些賑濟等等。但日本缺少防災的工程，讓自己的農民遭受損失與災荒。日本沒有幾條道路，沒有醫院或其他最基本的社會服務機關，對於自己的人民尚且如此，當然不會替殖民地人民建立那樣的設備了。

假使要亡國的話，情願亡給一個資源較為充裕的文明國家，而不情願亡給資源貧乏的半文明國家，如日本。因為日本的暴虐太厲害了。

無論如何，英美不應該作瓜分中國的嘗試。不要把中國分成列強的殖民地，而是要發展她成爲一個市場，並且期待穩定的全國政府的成立。英美很可以等等，一直到和平道路，鐵路及其他經濟發展，在半獨立的中國政府下，成功一個寬闊的市場，吸收更多的入口品。日本的最大利益，在於把中國弄得永遠分裂，永不穩固。倘若她完全抓住中國，她將趕快地剝削，因為她自己絕望的財政與經濟，需要現金原料糧食及其他一切，而剝削

的方法，必定是抽稅高利貸乃至半公開的掠奪。她的財政不足以發展農業上的各種可能，也沒有什麼政策，祇曉得拼命剝削農民。日本自己的農業經濟是半封建的，因此她不會也不能清除殖民地的同樣經濟。統治階級的利潤的一大部，依靠以地租剝削農民及國內工業，所以他們更加保存中國經濟的封建特點。可以預言：日本統治下的中國，必定比現在更貧乏，吸收歐美商品的能力，也必定降低。滿洲就是一個例子。現在滿洲的經濟情況，比九一八事變前差得太遠了。強力中國政府下的中國，比在日本統治下能夠容納更多的歐美商品與資本。

日本口口聲聲說人口過剩，但從沒有作真正的嘗試來拓殖新陸地。她的北海道，仍然祇有一半被居住。她的膨脹，並不是以覓取市場做動力。她的主要市場，並不在她正在用武力來征服的亞洲大陸，而且必須永遠在大陸以外。她在殖民地的統治，也不會增加殖民地人民的購買力。

日本帝國主義的動力，主要地是在於掠奪，是要逃脫不可解決的國內問題。其次，便

是尋求原料。從前羅馬共和國征服近東，以便獲得更多的人民來供抽稅與高利貸的剝削，同樣，日本要征服遠東，來取得更多的小商品生產者，以供同樣的剝削。在高麗台灣滿洲，日本的官僚警察中，發現了貪污。對當地居民施行殘酷的壓迫，同時又有成羣的小商人及高利貸者，向被壓迫人民大肆活動。但同時又說什麼武士道，說什麼日本的優越道德，又說到日本人的神聖使命來解放亞洲的各民族。這都是無聊的鬼話。最無恥的是日本人在滿洲華北販賣毒品，來墮落被征服的人民。被壓迫的日本農民，忍饑挨餓，來爲日本的統治階級成立軍隊，來征服殖民地，但他們自己則並沒有分得征服的利益。他們在饑餓中與疾病中，不斷地勞動，來造成日本的偉大。

日本的統治階級，有許多的羅馬式特點——他們的愛國心，對國家的忠實——那怕欺詐國家或背叛國家，仍然是以忠實論——他們對本國道德的信心，他們對本種族及階級的優越感觸，他們的貴族「君子」的品格，這種種使日本人被垂愛於大部分的英國統治階級。一九〇五年後，英國的上層階級，很羨慕君子式的日本人。

從前英國稱揚日本，加以宣傳。那時候，英國認定俄國爲本身最大的威脅，很希望輿論倒轉過來，贊成和黃種的聯盟。到今日，仍有稱揚日本的，但祇限於多數的保守黨，尤其是陸海軍部。

這種贊揚，一部分基於這樣的想像：以爲日本人是短小精悍；一部分基於這樣的信念：以爲日本人是英國的學生，一定是儘可能地模倣先生的。

外國人對日本有些奇奇怪怪的幻想，以爲她是這樣的或那樣的。真實的日本，展開如下的圖像：農民在半餓死的狀態中。兒童工作時間很長，並且沒有飽飯吃。婦女們不論貧富，都是奴隸；她們穿的外裳，雖然漂亮，但是生活苦到極點。工人們沒有成立工會與政黨的權利來推進自家的利益，來改進中世紀的生活標準。婦女在煤坑中担煤，和驢子一樣。婦女兒童在家庭工業中工作的，每天總在十四或十五小時，工錢祇有三辨士。監獄裏面擁擠不堪，並且使用亞洲式的酷刑來逼取證據。暴徒隨意殺人，不受警察的節制。貪污橫行，損害國力，並使政治生活趨於毒化。貧富懸殊，一邊是巨富，一邊是赤貧。社會緊張以

及革命醞釀，皆到了極度。

真正的日本，正在處於水深火熱之中，充滿了貧乏、偏私、社會的仇恨、報復的情緒、尖銳的神經病、和狹義的愛國主義。地主與佃農、廠主與工人、獨占資本家與小工業家，不斷地鬥爭着。就是男人與女人，青年人與老年人，也作同樣的鬥爭。

日本上層階級的文雅，以及他們吸收的西洋文明，祇是把舊的日本加上了一層薄的油漆。舊式的日本人，照西洋的意義說來，並不算文雅，也並不講客氣。他們祇講形式罷了。日本人向你鞠躬，你以為他們是講禮貌的，但和日本人接觸過的人，就要經驗到他們的粗暴與無禮。凡是對女人稍為客氣一點，就要加上激烈份子的頭銜。

日本的婦女，和奴隸相去只差一級。她沒有法律的地位，沒有社會的或政治的權利。她可以由她的父親或丈夫或其他男性保護人，被賣於工廠或娼寮。她可以被丈夫任意離婚，並不要說出離婚的理由來。她嫁人以後，不能享受財產權，對她的子女也沒有權利。她被法律禁止加入政黨。日本的社會習慣，不許婦女和丈夫同到遊戲場去玩要，不許和

男性跳舞，不許和異性交接。日本的女人，受了中世紀的或家長制的法律的束縛，沒有任何自由，同時她們又受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初期形式的極端殘暴。她們和男人做同等的工作，但在社會上與政治上，不能享受同等的權利。

日本的女人，都是被奴隸着與箝制着，但有的表現反抗，有的却被愚化而消沉下去。因為女人的不滿，所以共產主義的思想，得以爬進最高貴的貴族家庭中。同時日本的男人，除開嫖妓女與女侍者外，並不懂得什麼是愛情。他們把女人當作玩物或奴隸，在家裏氣餒萬丈，在工廠裏野蠻殘酷。他們或者是浪蕩子。假使他們年青而又貧窮，他們就幹那瘋狂的暴徒的勾當。

日本的青年，被剝奪了一切西洋式的愉樂，又不能和異性從事於尋常的社交，又要受到家長及舊式社會制度的摧殘，所以他們反抗社會。尤其是學生們。日本的學生，多半沒有吃飽飯，但他們都要寫很麻煩的中國字，工作未免過度緊張。那末，青年們既不能享受愉樂，又不能和女性交接，同時却又過度工作，吃不飽飯，結果只好走向暴動或革命或

自殺。

日本也有英雄主義，但不是磨拳擦掌的武士道的英雄主義，而是激烈份子的英雄主義。英勇的工人領袖，不怕警察的嚴刑拷打，來改進工農的生活。英勇的農民們，不拿軍器，只是攜帶他們的妻室兒女，和警察鬥爭。這些警察來到農民的田莊，想把他們驅逐出去，或者來沒收他們的少數穀米，以抵償欠款或欠租。英勇的青年女工們，雖然住在僱主建築的營房中，仍是走到街上來抵抗僱主的暴行。英勇的勞動婦女們，雖然祇有極小的收入，仍能維持清爽的生活。英勇的幾個自由主義者，如尾崎，雖然不斷地被「愛國」暴徒與官廳威脅着，仍繼續反對軍閥壓迫民衆。英勇的青年學生們，雖是極端的貧乏，雖有冒犯官廳而永遠失業的危險，仍繼續作危險的思想，仍和工農運動合作，有時候領導工農。他們看見一個開明的教授被開除，便要罷課，要抵抗監視他們活動的警察的暴行。

日本是脆弱的，不僅因為她的經濟弱點，而且是由於她的社會弱點。所謂社會弱點，就是社會的極度緊張，發源於以下的幾個原因：封建主義的強烈的復活，社會結構的不

健全，法律與習慣的陳舊與殘酷。

日本自稱她的文明是把西洋文化的精華混合於她自己的精神文明。這是大牛皮。她誇大她的國力與軍事機器的不可克服，也同樣是牛皮。事實上，許多有名的日本人，認為日本文明沒有生氣，認為日本人的心，既不能綜合什麼，也不能作出什麼理論來。

本書的目的，是要把日本關於能力、效能、文化的種種牛皮揭破。

視透的本日

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四年前的帝俄，是很強大的。但她也是半開化與半中世紀的。她的農民仍是處於農奴的地位。她披上了西方文化與憲法的外衣，也開辦了幾個很大的工廠。那時候的沙皇，也和現在的日本天皇差不多，假定是被民衆敬愛的。在一九〇五年前，農民乃至城市工人都望着沙皇來把他們從僱主、官僚、地主的壓迫下救護出來。這正和現在大多數的日本人民一樣。帝俄也有一個國會做面具，來掩蔽後面的警察帝國。她也有一個強烈的革命運動，不能被政府的恐怖手段所消滅。她也有一個廣大的亞洲帝國。但大戰一來，帝俄也就破滅了。這不待說，帝俄和現代的日本，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

日本祇是從西洋借來了牠的技術與外衣。她用盡力量來排除西洋哲學、西洋政治學說、西洋科學（但技術方面不排斥）、西洋對於社會政治的平等與自由的觀念。日本的統治階級，已經竭力要收取西洋技術的一切利益，但同時又保留固有的封建道德、習慣、法律，並且箝制科學研究的精神。要有科學研究，然後才有新的發明。要青年學習西洋科學，却又拿威嚇與重罰來使青年不接近於西洋思想，尤其是西洋政治學說。要青年學習機械，來修造戰船，但又要保存幾千年前的宗教政治信仰。對學校中的孩子們，拿荒唐的神話說給他們聽，說這是歷史。這些神話，不外是關於天皇的神祕來源與最初幾個天皇的生活。假使有一個教員對神話表示懷疑，他就被檢舉，認定他是激烈份子或危險思想家。最好的結果，他的生活必須被剝奪。大學中也研究同樣的幼稚神話。如果向學生說出神話初次被紀錄的日期，那便是大逆不道，因為這顯示了神話是人們偽造的。日本政府提倡迷信與愚民主義，並摧毀一切獨立的思想，牠的前途是和中世紀的教堂的差不多。